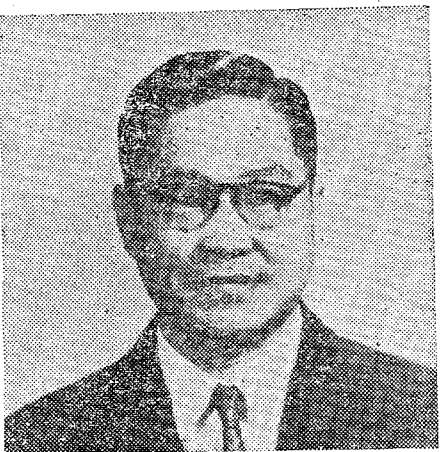


# 非洲訪問記行(六)

徐萬椿



作者介紹：本文作者徐萬椿學長本年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國父百年誕辰工程建設紀念獎狀及中國農業工程學會五十四年度學術褒獎。現任臺糖公司農業工程處處長，年四十九歲，浙江紹興人氏，出身前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輪機科。民國三十二年赴美國深造，在密歇根大學(Ann Arbor)研習機械工程，得碩士學位，復在密歇根州立大學(EAST LANSING)專攻農業工程，三十六年學成返國，任汽車工廠廠長，三十九年轉行政院善後事業委員會臺灣機械農墾處服務，該處撥併臺糖公司更名為農業工程處，曾任技術主任、副處長、處長迄今。對臺灣蔗田機械化之貢獻，厥功至偉，諸凡曳引機之操作規範，管理方法，修護保養制度之建立，耕作農具之改良、製造、試驗、無不親身參與其事。是以臺糖蔗田之機械化得以順利進行，對於耕作費用之降低，農時之爭取，其利益實不可以數字計。

徐學長平時好學不倦，公餘之暇勤於寫作，除在國內外雜誌發表之文章為數達幾百篇外，並於民國四十八年由教育部為其出版農用曳引機譯著一部，(五十二年正中書局再版)，凡廿五萬言，列為大學用書。復於本年五月由臺糖公司出版其譯著農業機械原理一部，凡三十四萬言。以上兩書均為超水準之農業工程叢書，唯以我國文字撰寫之農業機械書類，當推徐學長為第一人。

徐學長曾數度赴國外考察農業機械化事業，彼曾到過菲律賓，中南美洲之瓜地馬拉、玻利維亞、巴拉圭、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非洲之喀麥隆、查德、加彭、上伏塔、尼日、象牙海岸、多哥、賴比瑞亞、獅子山、茅利塔尼亞、塞納加爾。去年曾奉派赴美國參加國際農業科學管理年會和美國農業工程學會年會，會中曾以臺糖蔗田機械化為題宣讀論文，每次出國，均有專文報導，本刊連載之「非洲訪問記行」，述來有聲有色，讀之如身歷黑色大陸，極受交大師友歡迎，使本刊增色不少，可見其寫作之勤矣。

徐學長經常業務之外，尚負農業機械人員訓練之責，臺糖農業機械人員之訓練，固非徐學長莫屬。臺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徐學長亦為兼任教授，專授農業機械課程，目前已有許多人受其薰陶。此次接受兩個學會之褒獎，誠非偶然也。

## 訪問上伏塔共和國

### 一 上伏塔共和國的介紹

上伏塔共和國，是非洲的一個內陸國家，她沒有海口，可是有三條大河，黑伏塔河，白伏塔河，與紅伏塔河，為此上伏塔的國旗也是這三種顏色的條子所製成的，氣候十一月至次年三月比較涼快，三月至六月最熱，六月以後有一段雨季，北部為沙哈拉沙漠氣候，南部年雨量一千一百公厘，北部只有四百公厘，人口四百四十萬，土地面積二十七萬四千平方公里，是臺灣省的七倍半，可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僅十四點六，真是地廣人稀，她有耕地二百五十萬公頃，其農產品為玉蜀黍，甘薯、花生、小米，但稻米極少，每年只產三萬噸之譜，畜牧方面比較興盛，全國畜牛一百八十四萬頭，羊四十六萬頭，百分之八十的牛羊作為輸出，佔出口總額的百分之八十，工業不甚發達，只在波波大來蘇(Bobo Dioulasso)地區有肥皂廠，榨油廠、碾米廠、金鑽正在開採中，電力也只

有首都瓦加杜古(Ouagadougou)與波波大米蘇兩大城市供應，其他地區尚均付闕如，澱粉糧食尚可自給，但食糖則每年需進口一萬一千噸，價值六億五千萬法郎，約二百五十萬美金之譜，每人每年平均耗糖量二公斤半，上伏塔政府對我國農業生產技術非常佩服，很希望我們能給他們指導，我們的農耕示範隊最近才抵達，已經展開工作，過一個作物期，就能顯出成果來的。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均係沿着河流而成長的，但是上伏塔則不然，這些河岸附近據云人煙毫無，那是因為靠近這些河流病蟲為患，百姓都敬而遠之，我們中國稱之為惡水，目前似已稍有進步，如果這種病害能予解除，而能代以灌溉之利，則兩岸作物自能豐富茂盛，當為上伏塔帶來無限幸福。

### 二 紅衣主教的特殊榮

訪問團抵達上伏塔，正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那時上伏塔的首都瓦加杜古非常熱鬧，滿街旗幟招展，在火熱的乾燥空氣中飄揚，那是由四面國旗所

組成的，即是上伏塔，尼日，象牙海岸與達荷美四國的國旗，這四個國家在西非算是協調國，而以象牙海岸為首，為此上伏塔政府擬具一個過度經濟計劃，其目的在增加國民收入，爭取外援，各階各層的人納入生產陣線，和推展國際貿易，政府若干數目的赤字，就算協調國來彌補，這個主腦協調國就是象牙海岸，這次上伏塔的樞機主教已由梵蒂岡教皇提名升任西非的紅衣主教，正好赴羅馬朝聖回來，並在各國訪問，紅衣主教回瓦加杜古，在機場歡迎的場面可真偉大，不但協調國的四位總統都去迎接和下跪，各國主教，所有政府各級首長，外國使節，當地各省的省長、酋長、民家，都穿上大禮服在二百幾十度的烈日下等候歡迎。當專機滑上跑道，全體肅立，鼓樂喧天，紅衣主教下機之後，當由總統趨前行大禮，然後各地主教，各國使節，和各級官員，民家只能站在圈外，但是紅衣主教曾蒞臨民家面前賜福，這種場面足足搞了二個小時。穿大禮服的，衣裳開敞，戴帽，天氣雖熱，實際上比之單衣薄裝來得涼快，太陽晒不進去，等於打了洋傘，縱然如此，溫帶的人實在難以忍受這種熱帶的酷熱，歡迎儀式完畢，機場民家歡呼致敬，即有摩托車開道，浩浩蕩蕩驅車入城，沿途民家又是夾道歡呼，這是上伏塔的殊榮，居然在教會方面榮膺領導地位，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次日天尚未亮，就有大彌撒，一做就是大半天，午後又有節目，大吃大喝自不在話下，晚間有盛大音樂舞會，這個舞會，就在我

們住的旅館舉行，那天晚上我們自外晚餐回來，正是上伏塔總統陪同其他三國總統暨夫人蒞臨，一時開道車盒子炮威風凜凜地守護旅館，使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幸有熟諳法語的團員在，終算自後門而入，可是對軍警仍然費了一番口舌，方才回到房間，他們這個通宵的舞會，聲音可真大，室內冷氣又不够標準，筆者只有以毯鋪地而睡，確實陰涼，也正因此而引起了一次座骨神經疼痛的宿疾。

原定在我們離開瓦加杜古的頭一天晚上舉行國宴，訪問團全體都收到總統府的請柬，屆時與宴，也藉此可恭逢其盛，看看上伏塔的國宴場面，正雀躍間，又來了個改期的通知，訪問團次日午後一時便離開上伏塔去尼日訪問，所以無法應邀與宴，只有失陪了，想來這席國宴定然是偉大的，菜單也是定製的。

### 三 波波大來蘇之行

波波大來蘇在瓦加杜古西南方三百五十八公里，訪問團承上伏塔政府之請，派了一架總統的專機送大家去考察，同時要在飛機上偵察地形，飛行自然要低，這架飛機相當新，恐怕還沒有飛滿一百小時，據云是法國政府送給上伏塔總統的，不過內部並未裝修，只有長條的鋁皮椀子，和座位的綁帶，這與加彭政府所派的飛機一樣，我們在起飛之前因為聯絡不够，所以原定七時起飛的，東等西等，直到十時才啓程，路上再低飛偵察快到十二時才到達波波大來蘇，副省長在

迎接我們。

波波大來蘇為上伏塔的第二大城，市容也還可以，我們被安置在省政府招待所，客室分為二棟房子，一棟設備較好，一棟較差，但是都有冷氣，可是較差的一棟，因為通風，所以冷氣存不住，仍然是相當地熱，空氣也非常乾燥，筆者自從經歷過查德，已是相當的抗熱，到上伏塔就比較能適應，不過在中午的烈日下，仍然無法招架的，我出門必帶陽傘，否則人會晒暈的。

抵達波波大來蘇的當天午後，一行去參觀一所佛萊士巴 (Station Frako-Ba) 試驗所，那是法國駐海外的研究機構，他們已有十個甘蔗品種在作試驗，每一公頃甘蔗栽培需五百工日，整地係用雙牛拖帶的行走犁與耙具，行距一點五公尺，公頃產量可達十一萬至十二萬公斤，其中有一個八號品種，其基部的糖度為二三點一，中部二二點一，上部為一九〇一位法國技師在主持，對於甘蔗也很內行，我們去參觀，有問必答，並採甘蔗要我們嚐，確實非常甜，他說已是過份的甜，已不適宜作為口嚼的甘蔗，在這個試驗地雖在一個小坡上，但有灌溉，水路流經其間，也有水門和落差設施，老百姓飲水，也就取之於此，這種打水的工作，本地人均是女人做的，她們將水桶頂在頭上，無論大小，這終歸是她們的工作，大人頂大桶，小孩頂小桶，甚至很小的女孩子，頭上也頂一碗水回家，這種訓練，聽說從小就得開始，所以在上伏塔，

在任何非洲國家，女人和男人，以頭頂物，是最普遍的，反而雙手恰不能長距離提物，這是從小就養成的習慣，當地的地下水相當豐富，據這位法國技師告知，地下水流量每秒達三立方公尺，所以這裏不乏水源，但確否不悉，可是此間的試驗地均有灌溉，但均用的地面水，但是灌溉似無問題，這位技師還給我們看他們種的蕃茄，放在自然的空氣中可保持兩個月不爛，可能這是空氣乾燥的關係，究竟如何，筆者不悉，我們臺灣所收的蕃茄，甚少能保兩個多月不腐爛的，他們這裏又種洋蔥，看去比臺灣省所產的為小，而這種洋蔥在非洲也算是稀有的蔬菜之一，所以在菜館中，只能稍稍點綴點綴而已。

我們離開田間，已屆傍晚，暮色茫茫了，在這個試驗所，雖然地區鄙僻，但自己有一套十二KV A的發電機，有柴油引擎驅動，使這個試驗區域的房舍得到光明，發電室裏非常乾淨，水泥地的房屋，配電板就裝在發電機的旁邊，所以在非洲鄉下要做點事業，或是建立一個示範中心，發電設備是不可缺少的，這不但使晚間得到光明，而且示範中心若有馬達帶動工具，也可以運轉，使大家有個了解，發電不僅是光明，而且還是動力電源。

訪問團一行在波波大來蘇落腳在省政府招待所，晚上在一家意大利館子吃飯，晚上在露天用餐，到是相當的受用，天氣已不若白天那樣的酷熱，這種法國式的晚餐，普通要持續三小時，回到招待所已是十一

時以後了。當洗澡寫日記之後已凌晨一時了。這天很奇怪，我不能入睡，這個招待所是孤零零地在主招待所的另一個角落，言語不通，地形不熟，到四點，方倦眼矇矓了一下，五點鐘就起身了。原來白天在招待所有衛兵守衛，而晚間却撤走了。我擔心着異地遇強人，當時我很羨慕丙代辦有一枝手槍式的獵槍，那不是防身武器嗎，其實那裏的人很敦厚，完全是庸人自擾而已。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我們一早去泗水地區（Kou）勘察，離開波波大來蘇二十多公里，一路上荒地連片，也有若干樹木和野草，居民稀落，生產毫無，這些樹木並不大，都是再生樹，所以樹不雖小，樹根恰大，要若在此種再生樹地區開墾，仍然是非常吃力的，當我們抵達泗水地區，那裏有將近一百公頃的土地已經開墾，樹木已經除去，靠着泗水地區的土地，均有灌溉之利，但靠近河川部份，尚有淹水之患，但不關緊要，淹水時間極短，不致影響作物，這塊土地，據云係用曳引機開墾的，地主當然是當地政要，所以有機械代耕之利，再向未開墾地區參觀，那裏樹木就甚多了，據筆者估計每公頃在五百棵以上，因為在一百公尺的正方形內，每邊至少有二十五棵樹，那就是五百二十五棵，為此，要開墾，不用重機械不以為功，要開墾，先要測量，將土地予以規劃，農路、水溝、區番均要先予計劃，然後有重機械開路，築溝、平土、整地，來適應作物栽培的需要，其中除樹與整地

臺糖的農業技師，他們在荒地裏開墾，而且以雙手萬能來開墾，因為僅有的一些小型機器運了幾個月，還沒有到目的地，這個農耕示範地在離瓦加杜古首都僅十六公里，但是一切設施毫無，完全要從廢墟裏建立起來，要在這塊乾旱的土地種水稻，必需先有水，方能開始工作，農耕隊員中有擅於挖土井者，所以在當地百姓的協助之下，居然以圓鋤挖成了一口土井，口徑為一公尺，深五公尺，而且地下居然有水，他們便急急地去準備秧田，因為種子也未運到，所以隊長親自去象牙海岸農耕隊借種子，有了種子，有了井，趕緊催芽，然後播種，這口大井的水是靠人工以桶汲取，灌入秧田，真是人定勝天，當筆者去參觀時，秧田已長得很好，水的供應雖然不多，但使秧苗成長了，而且已有幾分地插好了秧，在乾焊龜裂的黏土裏，居然插下了秧，寧不是奇跡，我們農耕隊確實有點神通。

農耕隊自國內運來的器材，據云早已到了象牙海岸，但是終是遲遲無消息，原來陸路運輸連繫不太理想，自象牙海岸的海港到瓦加杜古只有八百公里的路程，該是沒有問題的，其間終是聯絡不上，大概也是手續上你等我的關係，此事在筆者離開瓦加杜古的頭一天，說已運到了。這種突然的提前運到，要歸功於上伏塔大使館代辦丙正泉先生的功勞，他以他地道的巴黎官話與上伏塔官方噉咕了幾下，說聲沒有問題，東西就運到了，這給示範隊帶來了佳音。

佔了相當的工作，而且不是小麻雀的耕耘機所能勝任的，另外還有一點，機器大了，能力與工作量也增加，但機器的數量不能小數來供應，用大機器，方能得心應手，給予土地以大刀濶斧的整理作物生長的溫床，在開墾土地的選擇，反正土地在非洲國家有那麼多，要盡量選擇最易開墾的，既不淹水而仍有灌溉之利者為上，切不可為開墾而去築堤防，或做極長的水路工程，那是非常化錢的，而且不是短時間內能見效的，若干作物如係短期者，即在淹水地也可搶種一期或兩期，像我們在臺灣河床裏還種植西瓜和其他的短期作物，在非洲為什麼不能呢！這正是一種高級示範，在淹水地區，定然是靠近河川，使非洲百姓知道利用河水泛濫的空檔來種植作物，該是極經濟有利的農耕措施，訪問團在泗水地區參觀完畢，再向前五公里，到了一處名叫白馬（Bana）的地方，也是一處內定開墾地區，那裏情形與泗水地區未經開墾者無大區別，也有相當樹木，那裏有一座別緻的回教堂，那是以灰黑色的泥巴所造的，也相當美觀，當然絕不能與臺北的回教堂比擬，但在非洲蒙古包裏，當屬鶴立雞羣的。

#### 四 示範隊的苦場面

我國派駐上伏塔的農耕示範隊，是最近才來的，先是隊長汪楷民來此籌備，繼則隊員來此，隊長是臺糖公司顧問，是一位農業專家，副隊長蘇大埔，也是

從此以後，農耕示範工作該馬上能够展開，那裏的土壤實在不壞，完全是適合水稻種植的黏土，本訪問團帶有酸鹼度測定器，立刻就能告訴酸鹼度，據專家團員的報導極為適宜，當然最重要的問題是水，沒有水，是萬萬種不得水稻的，我們中國有句古話，有水斯有土，有土斯有財，可見水是最重要的，我們不但期望着農耕隊為上伏塔帶來豐收的米，西瓜、蔬菜、豆類、瓜類，那都是非常迫切地需要着，據筆者所知，若干蔬菜，還是巴黎空運來的，價值萬金該是毫無疑問的，筆者還連想到一個飲水問題，在旅館和餐廳所飲的礦物水，也是從巴黎空運而來，每瓶要合美金八角至一元，實在太貴了，要若上伏塔地下有水，為何不取而消毒，使達到生喝標準，不知使上伏塔共和國省却多少外匯，此處筆者又連想到一件事，就在馬祖外島，當時的飲水係由臺北飛機空運去的，本處給打了幾口深井，出水量極為理想，從此不必再自臺灣本島運水前往，那是十年前的的事了，所以打深井，該給上伏塔帶來無限水源，解決乾旱農田的灌溉和萬千口渴百姓的飲水。

農耕隊的工作同仁，目前只有六人，他們幹得很起勁，他們工作，他們在烈日下暴晒，我看他們淌着汗，出了汗馬上又蒸發了，他們的辛苦和熱誠，正在換取上伏塔珍貴的友情，他們的技術，正在為上伏塔增加農業生產。

## 五 布皮水庫的利用

就在農耕示範隊的近處幾公里，有一座水庫，名布皮水庫 (Boulbi Reservoir) 那裏築了一道堤，將水攔住，也有水門可以放水，那是以前法國人給做的，其容水量的確數未有確實的數目，但比臺糖新營尖山碑水庫要小得多，聽說只有三、四百萬噸水，我們參觀時，庫水已無多，接近乾庫，水已無法放出，因為水位已低於水門，但仍用一具小型抽水機在抽水，設法送到農耕隊的水稻田，一切水源的資料毫無，也沒有配水灌溉的計劃，但據估計，此地天氣酷熱，這座水庫的蒸發終在百分之三十，滲漏在百分之四十，可能利用的水只有百分之三十而已，而這點僅有可能利用的水，尚無利用的計劃，為此，訪問團自告奮勇，對於這座布皮水庫水量的利用，要義務給上伏塔規劃，使能充分的利用，自水庫的放水門出來的主水路，和下流的分支灌溉系統，都要予以設計，使能物盡其用，發揮最高的效率，這樣農耕示範的工作，就更為擴展，一位曾經參與水庫設計與建造的法籍顧問麥東先生說，他非常高興能看到水庫的水能充分利用，我真不知道，為什麼水庫建造多年，而尚無利用的計劃，實在是難以解答的，最近上伏塔的總統，也非常強調要利用水庫，而且以上伏塔有許多水庫足為他國模範為榮，他們在今年十一月，要召開一次形同水利觀摩會之類的會議總統要親自主持，給來上伏塔的

貴賓參觀他們的水庫示範，看去非常慎重的，所以我們農耕隊也該積極準備，使目前荒蕪乾旱的土地，到時變成井井有條的綠園，使人們知道農耕示範隊發現了奇跡，上伏塔龜裂了的土地上長出了水稻，這位上伏塔的首領，倒確實有超人的思想，他一意想把國家弄好，增加國民所得，增加農業生產，這正是上面曾經提過的上伏塔過度經濟政策的一面，這個水庫增產計劃，也列為重要的一環。

## 六 上伏塔大使芮正泉

上伏塔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在未建交之前，有一段相當長的醞釀時間，但是一經建交，恰是堅忍不拔的，與這種國家建交，才顯出真正的友情，訪問團在短短的幾天之內，雙方達成了許多合作的協議，這種協議的達成，則要歸功於我國駐上伏塔大使芮正泉先生，芮大使號器先，江蘇宜興人氏，但說得甚多種言語，南腔北調，無不通曉流利，說那一種方言，就像是當地人氏，為然北平官話，也是非常道地，這位大使，說一口標準的巴黎官話，所以與上伏塔官方的會議，商量各種問題，都由他親自圓到地翻譯，使對方唯唯稱是，在建交之前，芮器先早已抵達瓦加杜古，他蓄了一撮小鬍子，也許這是非洲外交官必備的儀容。

芮器先是位多才多藝的外交官，能唱歌，也能票平劇，能打獵，也能駕飛機，能講笑話，也能演講，

當然外交官的基本條件，打字翻電報，更是迅速絕倫，交涉事情，更是頭頭是道，他曾率領中華民國文化工作隊到非洲友邦宣揚國粹，他更是勞苦功高，他當領隊，也當報幕，並將演出內容，扼要翻譯，使友邦人士了解中國文化的真諦。

談到翻譯，這位大使特別強調其重要性，恰當，即能恰到好處，否則還會鬧出笑話，他曾提到一件事，在某一個場合中，有位中國小姐，當然是非常漂亮的小姐，一位說英語的外國朋友贊美中國小姐很美麗，翻譯人員譯給小姐聽，小姐很客氣地回說：「那裏，那裏，」翻譯人員再將小姐的「那裏，那裏，」譯成「Where Where」這下把這位稱贊的人弄窘了，只有再補充一句，那裏都美麗，Every Where！所以訪問團在大使館打擾吃中國飯之餘，終要贊美一番，芮大使終是 Where Where 以對。

在上伏塔訪問團得到意外的成就，使中上兩國的友誼更深入了一層，在訪問期間，正是上面所說的貴賓雲集的當兒，單就總統而論，一共有四位，當時訪問團會接到上國總統的請帖參加國宴，可惜這天下午訪問團離開上伏塔去尼日訪問，節目都已事先排妥，無法變更，這席場面偉大的國宴，只有心領神謝了。

## 訪問尼日共和國

### 一 訪問團到達尼日

訪問團一行八人在上伏塔大使館接受麵條招待之

後，即驅車至機場，這天氣溫並不太高，也許已經習慣了已不覺酷熱難當，我們還是出客的服裝，規規矩矩地穿了上裝，一切手續完妥之後，於午後二時三十分起飛，我們與多才多藝的芮大使告別，在機場分別的場合中，最難受的要算與秘書的夫人，那天她玉容消瘦，脂粉未添，她的丈夫又被訪問團拉走了，風趣的芮大使，他說這真叫做「拉夫」，好在沒有多久，就會回來的當然也不必難過的。

離開瓦加杜古正好一小時半，我們滑上了尼日首都尼亞美 (Niamey) 機場的跑道，陳忠鈞代辦及邱秘書已在迎接，我們經過簡單的手續之後，就被送往旅館，機場距城有一段相當的路程，可是新舖的柏油路非常平坦，司機開足油門奔馳，筆者連說慢來，仍是扭不過當地司機開快車的習慣，好在沒有好遠，算是平安到達了旅館，尼日這天傍晚氣溫不十分高，而且和風，給我第一個印象很好，旅館氣味也不錯，靠着尼日河的三層建築，房間冷氣相當涼爽，我們安頓之後，就去拜會大使館，並研究尼日訪問的日程和情況的了解。

### 二 尼日共和國介紹

尼日共和國擁有一百八十八萬九千平方公里的面積，而只有二百八十七萬人口，每平方公里只有二點四人，也有若干種民族組成，我國於一九六四年七月與之正式建交，過去為法國的殖民地，所以仍以法語為

官方的言語，當然各種民族仍然有其自己的言語，外人很少懂的，一般教育程度均甚低落，學校也只限中等學校而已，尼日共和國與馬利接壤，而馬利則與中共有交易，因之共黨的滲透是很嚴重的，在不久以前有一個當地百姓，就圖刺過尼日總統，此人手携手榴彈兩枚，先投了一枚，當即被安全人員所抱住，第一枚手榴彈傷了一個小姑娘，第二枚則在與安全人員扭打時爆炸，兩敗俱傷同歸與盡，所以當訪問團去的時候，首都尼亞美是戒備森嚴的，可是對於中華民國的技術合作訪問團是優渥有加，非常歡迎，訪問團除了由農業司長陪同見了農業部長之外，還拜會了經濟部長、外交部長、計劃局長、以及有關農業經濟的高級官員和顧問。最後訪問團並晉見了總統，他比訪問團遲回尼日數日，但已知訪問團到了尼日，所以匆匆束裝回國，與中華民國訪問團諸君見了一次面，當然免不了慰勉與鼓勵一番，尼日的農產品，只有花生、小米、和樹薯、畜牧則相當發達，礦產則有錫與錫，他們在日常生活上缺乏米、糖和蔬菜，這些生活必需品，一旦不能滿足，就得向外輸入，將消耗尼日共和國甚多的外匯，所以對於這類食物的生產，尼日共和國是迫切期待着。

### 三 農耕示範隊的成就

中華民國派駐尼日的農耕示範隊，設在距京城一百四十公里的鐵拉勃來 (Tilabery)，那是沿尼日

認乎其真的行了劈刀禮，部長先生更是眉花眼笑地「沒舍」一番（謝謝的意思），當大隊人馬隨着部長前進，沿途的哨兵也隨着向前移動，似乎戒備非常嚴嚴，原來我們是朝着農耕示範隊的農田前進。

農耕示範隊的示範地，只不過四公頃，是屬於農業推廣站的一部份，推廣站裏有一位推廣員，名叫那耶的本地人，曾在臺灣受過訓，現在這裏正是得其所用為尼日政府工作，我們這塊示範地，自尼日河裏取水灌溉，我們種的水稻、蔬菜、西瓜、黃金瓜、各種荳類都非常茂盛，部長先生逐一參觀，點頭稱是，我們農耕隊同仁，並就地表演水稻收穫的操作，先以熟練的手法將水稻割下，每五行為一把，收割操作完畢，立即進行人力帶動的脫粒機脫粒，接着再以扇穀機將草秣扇去，隨即脫殼和碾米，頃刻之間已將稻禾變成白米，本地人看到非常歡喜，他們就把生米放入口內咀嚼，喜稱是好米。

原來本地人種稻，收穫係以手摘穗，真是費工之極，像我們這種收穫方法，實在足以示範的，這種方法，在小面積而論是非常恰當的，大面積的收穫當然需要聯合收穫機，但是其田間損失到目前為止仍然未有解決，若干聯合收穫機最低的稻谷損失終在百分之三之譜，如果這個數字不能降低，在這種糧食困難的地區是難以推廣應用的，部長先生看了水稻，又看西瓜、黃金瓜、蔬菜田，我看他興趣濃厚，情緒甚高，表示我農耕示範隊在此已有了成就，十分滿意地回尼

河上流的一個農業區域，那是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五日，大夥兒清晨七時便出發，除了我們訪問團全體之外，我駐尼日大使館陳忠鈞代辦與尼日的農業部長都親自去的，這位部長先生穿的阿拉伯服裝，那是白色長袍，紅色氈帽真是儀態萬千，汽車在沙土路上奔馳，灰塵飛揚，我們個個都是野行裝備了，恰隨時提心吊膽地控制汽車行速，萬一出事，真是不得了，喀麥隆前車之鑑記憶猶新，大家無不戰戰兢兢，司機只覺得這批客人膽子太小，殊不知大夥全是驚弓之鳥。

自尼亞美一路出城，就逐漸荒涼，景象極像到了沙漠邊界，太陽馬上火熱地晒到頭上，道路兩邊盡是黃土一片，只有極矮小的灌木和一些野草，在乾旱的沙漠地帶爭生存，只有靠近尼日河邊的湖沼地區，有綠色的水藻生長，在我們中國，該是生長菱角與荷花的去處，但在尼日只有綠色的藻類而已。車行兩個小時，就到了鐵拉勃來的農業推廣站。

在推廣站的進口小路上，搭了簡單的牌樓，插上許多尼日共和國的國旗，在牌樓兩旁站了男女各半的儀隊，足足有四十人之多。男女一律卡其戎裝，男士均執步鎗，女兵各執卡柄短鎗，全體行的舉鎗禮，原來今天農業部長蒞臨鐵拉勃來，是非常難得的所以出動了義勇隊作為歡迎的儀隊，此外並出動了樂隊，尼日的古樂器，胡琴與皮鼓，均湊上了熱鬧，部長含笑與每一位歡迎的人士握手，表示感謝，儀隊的隊長，是一位年紀花甲蓄了仁丹鬍子的人物，在他起繯的卡其軍服的胸前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勳章和獎章，並且

亞美了。

原來在鐵拉勃來的水稻示範，農耕隊曾經吃過一番苦頭，示範隊同仁，個個都是水稻栽培的專家，田地的規劃，水路的佈置，都是井井有條，想不到第一期稻作竟然失敗了，稻草長得很茂盛，稻花開得很芬芳，只是最後不結實，這下可想農耕隊同仁着了慌，無如鐵拉勃來的沙漠氣候，氣溫實在太高了，稻花開的時候，因為缺乏足量的水份，花粉都乾死了，那裏還能授精，所以不能結實，當時還引起了一場小小的誤會，以後農耕隊找到了病根，立刻予以糾正，所以這期的水稻長得非常茂盛，太可愛了，無怪農業部長看了眉花眼笑了。

看完田地，我們一行去農耕隊的隊部訪問，那是離開推廣站五公里的地方，還算是省會所在地，這個省會所在地，只有十來棟泥牆房屋，也談不上街道。即是省府大樓，也是泥屋一座，在門口掛等一條鐵軌，那是上下班的司令臺，那天正是省府例會，穿着白色阿拉伯裝的政府官員進出頻繁，農耕隊的隊部就在全省府對面，房屋格局與省府差不多，實在只是一個破窰而已。因為天氣實在太熱，所以泥牆厚達三尺，門窗縱然大開，室溫仍在華氏一〇四度，室外太陽下則為華氏一四〇度，這已經超出一般氣溫表的限度，我們農耕隊有製糖工廠用的溫度表，這些溫度表以此種表量的，若非親眼看到，恐怕是難以置信的，白天室溫仍然較外間為低甚多，入晚室溫難以發散，炎

熱難當，所以農耕隊的床舖，統統放在露天，室內實在無法入睡，他們的田間工作要利用早晚的時間，十一點到十六點是無法在烈日下工作的，中午時分，隊員們實在受不了烈焰的燻蒸，只有跑到尼日河裏去，所以每一個工作同仁，都晒得黑油油的，他們身體健康，精神愉快，為的是協助尼日共和國的農業增產，中華民國的一番苦心，農耕隊的忍勞忍怨，尼日政府與國民該是由衷地佩有的。

#### 四 尼日農業的潛力

尼日共和國的土地面積甚大，將來的發展是無可限量的，尤其尼日有一條尼日河，那是農業生產的潛力所在，凡是土地，只要有水，就能生產，沙漠綠洲的訣巧就在灌溉水利，訪問團一行，就在尼日河沿岸參觀了若干地區，如沙可拉 (Sakora)，迪姆巴拉 (Diambala)，奈麻利柯柯 (Namarigou gou)，沙加 (Saga)，歌樂 (Kolo)，都是很好的土地，只要將尼日河的水送上去，就能立刻種植的，土地的開發，第一先看有無水源，第二有無人力，當然最好自都市向外發展，越近都市越好，如此產銷能够配合，努力供應不致缺乏，如果離城太遠，農產品銷售困難，各種農田供應品難以補給，這便違反供銷原則，造成徒勞無功的局面，在耕作方面，要設法多用機器，使一個人的力量來指揮機器生產若干倍的農業產品，生產量增加，生活便能改善。這些地方的百姓種田

，沒有適當的手用農具，只靠一把長刀，在地上亂砍一番，那裏談得上整地與耕種，所以一般百姓只有掘點野生樹薯和摘點檸檬香蕉充飢而已，當然農業生產毫無，所以我們農耕隊在此的任務之一是指導生產技術與推展生產工具的應用，我們現在示範的地區過份微小，地點也過份少，將來似該擴大，目前雖然在尼日總統的私人農場裏派了兩位隊員在指導，已能生產各種蔬菜、瓜類、此外該農場種有各種果樹，只要經過我們農耕隊的指導，其產量定然能增加，當初尼日沒有西瓜，我們農耕隊種出來了第一個西瓜是呈獻給總統的，據云總統從前沒有吃過西瓜，在乾旱酷熱的尼日，吃西瓜是最過癮的事，所以西瓜已是非常有名的，談到西瓜，便無人不曉中華民國的農耕示範隊，尼日政府對中華民國的農業技術合作發生之濃厚的興趣和信心，為此尼日總統還召見了訪問團，對於日日的技術合作表示欣慰和感謝，希望更其加強合作，這當然也是訪問團來此的目的和任務，尼日總統召見訪問團，正好筆者患了座骨神經痛，臥床休息，失去了瞻仰尼日總統風采的機會，所幸神經痛只持續兩天便告痊癒，仍然參加了其他活動的節目。

#### 五 尼日首都尼亞美

尼亞美這座新的都市，雖然並不大，市容恰比瓦加杜古，福賴美好得多，店舖雖然不多，恰且條條都是柏油路面，國會大廈與政府大廈也着實像樣，不是不像是沙漠裏的城市。

想像中那麼落後，這座城市建築在尼日河旁尼日與尼羅河在非洲同樣地出名，靠近尼亞美的尼日河，相當地美麗，河間還有一個沙洲，這正是枯水時期所以顯出了這個沙洲，上面尚有幾個草棚是放牧人的居處，牛羣就在河洲上的水潭裏飲水啃草，河的彼岸，遠處隱隱地可以看到沙丘，沒有樹木的沙丘，極像埃及的沙漠景象，在枯水時期，河水只不過四五尺，這是筆者遠望撐船的竹篙判斷的，其間也有划槳的小船行經，頗似我國廣西的黃沙河，看去使人有一種的感覺，尼日河兩岸的交通，在尼亞美城有一個輪渡來維持的，汽車亦能過渡，這艘渡輪相當不錯，據云是德國送給尼日政府的，當訪問團住在尼亞美最大的旅館時，有一位出生中國的美籍王姓人士，也正自美國到此，他還說一口道地的國語，他自我介紹他是替一家美國公司派來勘查尼日河上建築橋樑的，不悉你們在此幹什麼？我們答以玩玩而已，中國人一變而為美國人，天生就發生一種優越感，只是面孔終是黃的，無法脫胎換骨的。

清早起來，沉靜的尼日河畔，就有許多人在那裏刷馬，那些當然都是馬夫，在給馬兒洗澡，馬頭低垂，喝點清涼的尼日河水吧！馬羣之後，還有一堆堆的人羣，大概在做魚兒的買賣，可見尼日河還有漁業之利，此外，就是洗衣的人們，都將衣服在石頭上打擊，所以聲音很響亮，與筆者家鄉早年浣紗的有異曲同工之感。尼亞美的早上是幽靜的、美麗的、涼爽的，

在尼亞美的中心區，還有一座博物館，那是尼亞美的蔥花，是一座新建的觀光區，那裏有動物、鳥、魚（熱帶魚及鱷魚、烏龜）獅子、老虎、猴子、有植物，若干種熱帶花卉，有尼日各民族的住宅，各種蒙古包，大多係草所製成，裏邊多數無傢具，若干傢是酋長所住者，則有竹頭編成的床舖上鋪獸皮，算是高級陳設，這種蒙古包式的居處，前面有一個洞，也可說是前門，後面也有一個洞比較小也可稱之為後門，根據嚮導的解釋，一個女子與男子結婚之後，仍可與舊戀人幽會，丈夫回來時，情人可從後門溜走，如果這個女子對現任丈夫表示忠貞，則後門由妻子予以封閉，表示後路斷絕，情人不再來了，在尼日，甚至非洲各國，都實行多妻制，在這樣簡陋的原始生活中，仍然實行多妻制，可能女人多於男人的關係，男人娶一個妾，就在蒙古包外設一個蒙古包，如娶二個則設二個，所以在主蒙古包的週圍有幾個蒙古包，也就代表着這位主人有幾個妾，據說男子娶妾越多，也就是男子的財產越多，因為這些女人都為男子做工，給男人賺錢，男人便可養尊處優，若干我國駐非大使館的司機，大使們為着晚間臨時緊急要用車，終希望司機住在大使館，可是司機怎麼也不肯住在使館，後來打聽的結果，一位司機有六個妻妾，每週輪值也來不及，那裏還上大使館來住宿呢，每天早上來上班，終是沒精打采地法替格 (Fatigue)，筆者奉勸諸位大使，

像這種司機趁早可以辭退了，免得以後開車出亂子。在博物館還有一個精采的去處，那是服裝陳列館，那裏有活動人體模型，穿着法國料子的各式服裝，有古裝有現代裝，並有電燈照耀着，這不但是服裝表演的去處，實際上是法國衣料的活動廣告，法國人真是想盡方法在非洲人身上刮錢，難怪這所博物館還是法國政府贈送的。

### 六 尼日訪問團圓滿結束

此行訪問團與尼日政府上下的接觸，技術問題的協商，可說都圓滿地達成了雙方的願望，雙方都有酬酢，互相道謝，在離開的頭一晚，就在農業部長公館舉行一個酒會，賓主盡歡而散，並互道珍重，尼日之行在非常成功的局面下結束。

訪問團的下一目的地為象牙海岸，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十日早上三時半大夥就起身，五時就赴機場，飛機六時十分便起飛，這是從法國飛經尼亞美的一架噴射客機，我們到達荷美的首都可多諾，停了四十五分鐘，然後再飛象牙海岸的首都矮鼻象 (Abidjan) 也有譯做阿必尚，筆者認為既是象牙海岸，首都稱為矮鼻象也相當接近的，其時該為九時二十分，但當地時間只有八時二十分，所以一個早晨的飛行，就到了象牙海岸，噴氣機確實有相當的速度，那是一趟非常愉快的飛行。因為在過去的短途飛行，都是小飛機，而且均為螺旋槳式的，噴氣機飛行甚高，非常平穩。

## 德誠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THE CHENG MOTORS CO., LTD.

總代理

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出品各車原廠零件  
經銷歐美各國機械及零件。軍工器材

台北南京路三段十二號 電話：四九四〇〇號

## 東出陽關多故人(三)

葉佩蘭

### 華府

由麥城至芝城，我們乘西北航空公司螺旋槳客機，飛機準時起飛，坐的雖是頭等座位，但無洋酒招待我們。那些外國男士，左一杯、右一杯地買酒喝，我猜，一定是比地上便宜，所以這樣人手一杯地猛喝個沒完！我們母女二人，談談說說，不覺已到芝加哥，等一小時，轉接美國環球噴氣客機去華府。我們一共二次過芝加哥都未停下來，主因是趕行程，而且那兒不是二、三天可以玩得够的，留待將來再暢遊吧！下午八時十分到華盛頓，唐鏡文、沈大芹夫婦檔帶了二小姐小誠，兒子三三，張蒙德、裴秦華和可人的小女兒，還有張心治學兄，張譚國芬學嫂，她們浩浩蕩蕩來接我們，溫暖的友情，令我樂出淚水來。回僑民國卅五年勝利後回到上海，我見到闊別八年的舅舅，舅母及表弟表妹們，相抱大哭，慶幸重聚，王藍先生寫的「藍與黑」，其中抗戰勝利一段，正描寫的是我們這個朝代人物所感受到的，所謂喜極而泣，就是這種滋味。我是不戴眼鏡的近視眼，遠遠一堆人，女兒說，唐叔叔嬌嬌來了，張伯母來了，那穿藍衣服的是裴

阿姨。小唐帶了一付黑眼鏡，我瞧了半天，才尋到他，唐家的三三已是個大男孩子，比他爸爸都高了，我的大箱子由他提上汽車；他四十七年離臺灣時，尚是個小男孩，日子過得真快啊！唐家二小姐誠誠和我的小兒子泳民是同一年生在臺北，亦已婷婷玉立。大家見面後，先問我們吃過夜飯否？我講，飛機上的牛排西餐剛下肚，於是我們會集張蒙德公館，天南地北，神聊至夜深。我告訴小唐，臺灣的朋友們常常想到他，掛念他，定公老師，臥北學長，在我臨動身前就都講起的。唐氏夫婦住的較遠，十一時道晚安先走了，張心治學兄學嫂是十二時走的，裴秦華與我接着談天，張蒙德在地下室開夜車趕圖樣，聽我們在上面聊得起勁兒，一會兒跑上來聽聽，再回地下去趕他的工，一直到凌晨二時，咪咪已一覺醒來，催促我們去睡。我們分別二十年，要談的人與事太多了，女兒向裴阿姨抱歉，因為她爸爸信上叮囑她督促媽媽要早睡。華府第一日遊程是秦華嚮導，她半年前才開始作事，向上司請了一日假，理由是幾十年未見面的老友訪美，非請假不可。頭一夜睡得太遲，所以起得太晚，趕到白宮，已中午十二時，打烊了，我們在白宮外